

宋元類書、方志、石刻 所見書目及其總集文獻著錄

翟新明*

提要 在宋元類書、方志與石刻文獻中，存有一定數量的引用書目以及各地學校的購書、藏書、刻書目錄，可以視為中國古典目錄學在傳統官修與私修書目之外的「邊緣文獻」。與傳統官修、私修書目不同，這類書目的文獻著錄一般較少，在文獻著錄的敘次上較為雜亂，呈現出一般知識群體的目錄學觀念。但另一方面，則在部類設定上具有更多的靈活性，部分書目對於集部與總集文獻的區分，也為目錄學研究的拓展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。

關鍵詞 宋元 類書 方志 石刻 書目 總集

在中國古典目錄學研究中，「一般只關注到重要的十多部書目，而未關注其他次要書目。目錄學研究著作往往關注重要的史志、官修書目與私家藏書目錄，而忽略一般的次要書目」¹。就宋元時期而言，在部分類書、方志中還存在一種「引用書目」，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群書書目。此外，在方志與石刻文獻中，也存在一批學校藏書、購書與刻書目錄，這種書目在著錄數量上從數部到百餘部不等，遠遠少於官修書目所著錄的數千部文獻；而在部類劃分與總集文獻著錄上，也表現出比官修書目更為靈活多變的特點，呈現出其創新特質。不過，這些文獻尚未引起充分的學術關注，尚有進一步拓寬研究的空間。

* 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

¹ 翟新明：〈文獻著錄與古典目錄學研究路徑發微——以目錄學視域下的總集觀念研究為例〉，《書目季刊》第57卷第1期（2023年6月），頁5。

一、宋元類書、方志中的引用書目及其總集著錄

姚名達認為目錄可以分為「一書之目錄」與「群書之目錄」²，事實上，在一書與群書目錄之外，還存在一種引用書目，尤其是在類書、方志、總集等文獻的編纂中，需要輯引大量的四部文獻，這也就導致了引用書目的產生。來新夏稱：「這是一書涉及多書的目錄，就是把某一書所引的各種圖書編成專目，藉此考察此書的資料來源，並以表明引書的存佚。」³從性質上來講，引用書目係一書之引用，但其又匯錄群書，兼有群書目錄的性質，也就是一書與群書目錄的綜合，但與後二者又有著根本性的區別。一書目錄實為一書之篇目，群書目錄則需要對特定範圍內的圖書進行匯總，相較而言，引用書目更近於群書目錄。與傳統的官修、私修書目不同的是，引用書目並非藏書或知見書目，而僅是纂修來源書目，且自覺的引用書目編纂並非常態，也就未能引起目錄學者的廣泛關注。但事實上，近代以來對引用目錄（包括引得）的編纂與對引書的考論，都是承續了古代的引用書目，而正式的引用書目的出現即在宋元時期。

最早的引用書目出現在宋初所編《太平御覽》，其卷端有〈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〉，非原編者所作，而是後來刊刻時新增。⁴此目雖名「經史」，其實包含四部，但也並非《太平御覽》的全部引用書目，其末尾記稱「右計一千六百九十件，外有古律詩、古賦、銘、箴、雜書等類，不及具錄」⁵，是多有單篇作品未予著錄。從其著錄的文獻來看，次序頗為混亂。前部分大體是按照經、子、集、史的順序編排，自《周易》至《孝經威嬉拒》等一百二十三部為經部，自《老子》至《殺諫庾符子》等七十部為先秦諸子，後附《陸德明經典釋文》，又錄《梁昭明太子文選》、《文選人名錄》、《文心雕龍》三部為集部，自《徐整三五曆紀》至《何禎別傳》等三百三十五部為史部；其中惟經部次序明顯，按照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孝經》的次序排列，而子、史兩部無固定著錄次序。其後，自《司馬彪注莊子》至《大

² 姚名達：《中國目錄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。

³ 來新夏：《古典目錄學淺說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），頁33。

⁴ 參見胡道靜：《中國古代的類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123。

⁵ [宋]李昉等撰：《太平御覽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），頁20。

同起居注》等十二部均為注釋之作，自《許慎說文》至《聲類》等三十三部多為文字音韻著作，又著錄《世本》、《楚辭》、《俗說苑》及《三禮圖》至《譙周喪服圖》等六部禮圖著作，復有以「傳」、「論」、「書」、「集」、「家傳」、「記」、「七」等為書名的各類著作，其後著錄子部兵書、醫書、天文、五行、小說、藝術等各類與史部地理類著作，最後附錄釋、道二類文獻。即是說，在〈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〉中存在著多重著錄標準，既有四部分類，也有以書名類次區分，導致了其著錄標準的駁雜混亂。

〈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〉中著錄的集部文獻，分散各處，包括《楚辭》之類的楚辭著作，《陶潛集》至《左貴嬪集》之類的別集，《文選》之類的總集，《文章流別論》、《文心雕龍》之類的文史著作，傳統的集部四類俱全；此外還有《洛神賦》之類的單篇文章，但〈洛神賦〉係被置於音樂類文獻中，此類還包括了《古樂府歌》、《樂府歌》、《樂府解題》等樂府類文獻。但著錄既混亂無章，則其對集部的著錄觀念也就無從考察。其中只有《文選》、《文選人名錄》、《文心雕龍》三部前後連續著錄，似乎表明編者以《文心雕龍》為總集之作。

《太平御覽》之後，高似孫《史略》中錄有〈通鑑參據書〉，其跋文稱：「予嘗窮極《通鑑》用工處，固有用史、用志傳、或用他書萃成一段者，則其為功切矣，其所採取亦博矣。乃以其所用之書，隨事歸之於下，凡七年而後成，《通鑑》中所引援二百二十餘家。」⁶此目列《資治通鑑》所參攷的文獻二百二十六部，先史後集，雖史部中雜有類書（如《修文殿御覽》）、小說（如《松窗雜錄》）等其他文獻，然史、集之間區別明顯。然高似孫《緯略》卷十二稱：「《通鑑》採正史之外，其用雜史諸書，凡二百二十二家。」⁷是以正史以外的其他各書視同雜史。自其取材而言，四部之書，皆可以視之為史，然如此則模糊了史、集界限。就其所錄集部文獻而言，自《韓愈集》至《柳宗元集》等十三部為別集，《大中制集》、《先賢行狀》為分體總集，〈馮涓大廳壁記〉至

6 周天游校箋：《《史略》校箋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133。周天游且懷疑高似孫抄自洪邁，同上。

7 [宋]高似孫著，左洪濤校注：《高似孫《緯略》校注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246。

〈武威王廟碑〉等八部為單篇文章，區別較為明顯。⁸

此外，高似孫《緯略》卷九錄有劉孝標《世說新語注》所引用的與晉代相關書目，其序稱：「梁劉孝標注此書，引援詳確，有不可言之妙。如引漢、魏、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，皆不必言。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，皆出於正史之外，紀載特詳，聞見未接，實為注書之法。」⁹此目實亦為史、集之目，其中如《宋明帝文章志》、《摯虞文章志》、《顧愷之文章志》、《續文章志》、《邱淵之文章敘》、《邱淵之文章錄》、《文章敘錄》等均為文章志之作，《隋志》著錄在目錄類，可以視同書目。其後著錄《婦人集》，為婦人作品總集。¹⁰此目雖未稱全出史部，然其史、集之區分已不如〈通鑑參據書〉之明顯。

以上三目均是後人所編引用書目，在其他文獻如類書與方志中，還存在編者自製引用書目的情況。宋葉棻所編類書《聖宋名賢四六叢珠》，今北京國家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均藏有明抄宋建安刻本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213、1214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。根據施懿超統計，「本書書前單列諸種目錄，包括『四六叢珠引用書籍之目』，共計170種，次『引用文集之目』，共計52種，又次『本朝名賢』，共計210人。」¹¹其中〈四六叢珠引用書籍之目〉，雜錄經、子、史三部文獻，未涉集部。其後的〈引用文集之目〉，自《臨川文》¹²至《許學士文》等四十九部均為別集，《聖宋文選》、《聖宋文海》、《聖宋文鑑》三部均為多體總集。按《玉海·藝文》與《宋史·藝文志》均著錄《聖宋文選》十六卷，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有江鈿《宋文海》一百二十卷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有呂祖謙《皇朝文鑑》一百五十卷，此三書均為多體文章選本，《四六叢珠》殆擇其中之四六文而錄入。

宋人所編方志未見有引用書目，元人所編則有兩部。其一為元貞二年

⁸ 周天游校箋：《《史略》校箋》，頁132。

⁹ [宋]高似孫著，左洪濤校注：《高似孫《緯略》校注》，頁175。

¹⁰ [宋]高似孫著，左洪濤校注：《高似孫《緯略》校注》，頁176。

¹¹ 施懿超：《宋四六論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97。

¹²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兩種明抄本（善本書號：12894、16176）均以《臨川文》在《廬陵文》前，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則以《廬陵文》為首。按上海圖書館本《廬陵文》書寫在「引用文集之目」之下方，與其標題單列一行之體例不合，當係誤倒。

(1296) 駱天驥纂修《類編長安志》，其〈目錄〉末附〈類編長安志證題〉，下為〈引用諸書〉，共著錄文獻一百九十五部，以史部為主，經部在前，僅《尚書》至《禮記》等九部，子、集則附在史部之中。就集部文獻而言，總集、別集與單篇作品並著，略無次序，如〈班孟堅西都賦〉、〈張平子西都賦〉、〈潘岳西征賦〉在《三輔黃圖》與《三國志》之間，〈羽獵賦〉在《宋敏求長安志》與《李肇翰林志》之間，〈上杜賦〉、〈含元殿賦〉、《杜工部詩》、《劉禹錫詩》、《白居易詩》、《杜牧之詩》、《歷代諸公詩》在《後魏地形志》與《顏師古注》之間，《李善文選注》在《水經注》與《地里叢編》之間，《六臣文選》在《淮南子》與《園苑疏》之間。¹³此當是以其所選錄內容均與史志地理等相關，故不區分子、史、集，而彙編一處。

張鉉纂修於至正四年（1344）的《金陵新志》，卷首亦列有〈新舊志引用古今書目〉，共著錄文獻一百種。自《尚書》至《春秋外傳》等四部為經部；《史記》至《集慶續志》等九十一部基本為史部，其中復雜有庾闡、曹毗〈揚都賦〉，此書後為《揚州記》，知注重其地理特徵，又雜有《尚書蔡傳輯錄》為經部文獻；其後所錄為諸家文集詩集、《金陵覽古詩》、《金陵百詠》、《金陵故事》、《名臣事略》等文獻。¹⁴所謂「諸家文集詩集」，當是對所引各詩文別集的概稱，而《金陵故事》、《名臣事略》則當隸屬史部。

此目《金陵覽古詩》下注「朱存、陳軒、楊備、馬之純」，又《金陵百詠》注「宋曾極、陳崑」。按《宋史·藝文志》別集類著錄朱存《金陵覽古詩》二卷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別集類著錄《金陵覽古詩》三卷，解題稱「虞部員外郎楊備撰」¹⁵，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四九稱：「楊備，字修之，建平人也。慶曆中為尚書虞部員外郎，分司南京，上輕車都尉，往復道出江上，賦百篇二韻，命曰

13 [元] 駱天驥纂修：《類編長安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），第一冊影印元元貞二年修、明抄本，頁258-259。

14 [元] 張鉉纂修：《至正金陵新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六冊影印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5287-5288。

15 [宋] 陳振孫撰，徐小蠻、顧美華點校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卷20，頁590。

《金陵覽古百題詩》，各注其事於題之下，與南唐朱存詩並傳於時。」¹⁶是朱存、楊備均著有別集《金陵覽古詩》。又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四九載馬之純「嘗作《金陵百詠》，用唐律體」¹⁷，則馬之純亦有詠金陵之詩別集。如此，則朱存、楊備、馬之純均曾著有《金陵覽古詩》，同名異書，馬之純所作又稱《金陵百詠》，均為詩別集。陳軒，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十七載：「陳軒所集《金陵》有〈懷攝山〉十題。」「陳軒《金陵集》載李白、李建勳〈東山詩〉。」「陳軒《金陵集》載鮑昭〈過銅山掘黃精詩〉。」¹⁸是陳軒所編題為《金陵集》，乃詩總集。如此，則此目之注，乃是稱朱存、陳軒、楊備、馬之純四人分別所編《金陵覽古詩》，而非四人共同所編或彙編四人之作，其中陳軒所纂為詩總集，其他三人所作則為詩別集。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稱：「亡友臨川曾景建，博學強記，無所不通。工詩，有《金陵百詠》。」¹⁹曾景建，即曾極，是其作有《金陵百詠》，《四庫全書》亦收錄。陳崑《金陵百詠》則無可考。此書之注亦同前書，是二人分別之作。然《（同治）續纂江寧府志》卷十五稱：「又《金陵百詠》注曾極、陳崑二家，曾詩見《景定志》，陳崑《百詠》，新舊《志》不見一首，何以虛列其目？」²⁰而陳崑之作在宋元書目中亦未見著錄，是陳崑未必作有《金陵百詠》。

在類書、方志之外，元代董鼎所作《書傳輯錄纂注》卷首附有〈書傳輯錄引用諸書〉、〈纂注引用諸書〉，均為引用書目。²¹前者所引十八種，除《文集》、《楚辭集注》外，餘為語類與各家注《詩》、《書》著作；後者所錄涉及經、史、子三部十八種，而未涉集部文獻。則其限於著作的經部性質，對於集部文獻的徵引較少，故引用書目中未能完全反映集部分類特色。僅附論於此。

無論是作者自編還是後人編纂的引用書目，都不注重唐宋以來所確立的四

¹⁶ [宋]馬光祖修、[宋]周應合纂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二冊影印宋景定二年修、清嘉慶六年孫忠愍祠刻本，卷49，頁2165。

¹⁷ [宋]馬光祖修、[宋]周應合纂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卷49，頁2147。

¹⁸ [宋]馬光祖修、[宋]周應合纂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卷17，頁1564、1565、1569。

¹⁹ [宋]劉克莊撰，王秀梅點校：《後村詩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37。

²⁰ [清]蔣啟勛、[清]趙佑宸修，[清]汪士鐸等纂：《（同治）續纂江寧府志》，《中國地方志集成》影印清光緒七年刻本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卷15，頁568。

²¹ 見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第61冊，頁540-543。

部分類法及其二級分類和文獻著錄規則，一般除經部各類區別明顯外，史、子、集三部的文獻著錄往往相互交雜，各部之內的類例亦不明確。又因類書、方志輯錄群書的性質，在集部文獻中出現了同時期書目中不再出現的單篇文章作品，但在更多情況下，集部的著作和文章又都被視為史料。這是類書、方志中引用書目的特點所限制，也是其與傳統藏書目錄的最大區別。

二、宋元方志中學校藏書、書版目錄及其總集著錄

宋代書院興起，並成為與府學、縣學相並重的教育機構，兼具教育、藏書、刻版等多種職能。宋代書院雖多，但在宋元官、私修書目中，基本沒有書院藏書目錄的記載²²，唯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有《東湖書目志》，似為東湖書院藏書目錄，但亦亡逸而無所考。又林希逸引鄭樵之言有《梁山書堂目錄》四卷²³，方建新以為即吳與梁山書堂之藏書目錄（書院藏書目錄）²⁴，張固也則稱實即《通志·藝文略》所載吳與《漳浦吳氏藏書目》，為私家藏書目錄²⁵。按《（康熙）漳浦縣志》之〈學校志〉「書院」條載吳與置梁山書堂²⁶，〈人物志〉載吳與「以俸餘收書，所藏至二萬卷」而未及梁山書堂事²⁷，〈雜誌〉又載梁山下有吳奉議書室²⁸，殆即其藏書之所。頗疑所謂梁山書堂者未必為書院，而是吳與私人讀書之所，唐代潘存實已置梁山書院以為讀書處²⁹，吳與所置性質殆相同，則《梁山書堂目錄》當如張固也所論，實即吳與之私人藏書目。然自《漳浦縣志》

22 參見方建新：〈南宋書院藏書述略〉，《陳樂素先生誕生一百十周年紀念文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4年）。

23 〔宋〕林希逸：《竹溪廬齋十一稿續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1185冊，卷30，頁865。

24 方建新：〈南宋書院藏書述略〉，頁284。

25 張固也：〈論《通志·藝文略》與「民間之藏」〉，《古典目錄學研究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96。

26 〔清〕陳汝成修、〔清〕林登虎纂：《漳浦縣志》，《中國方志叢書》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修、民國十七年翻印本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8年），卷9，頁629。

27 〔清〕陳汝成修、〔清〕林登虎纂：《漳浦縣志》，卷15，頁1036。

28 〔清〕陳汝成修、〔清〕林登虎纂：《漳浦縣志》，卷19，頁1514-1515。

29 〔清〕陳汝成修、〔清〕林登虎纂：《漳浦縣志》，卷9，頁629。

列梁山書堂於書院之下，後世或將潘存實之梁山書院與吳興之梁山書堂混淆視為一處，故輾轉而誤。

事實上，書院既負有教育之責，就必然會牽涉到藏書，只是書院藏書目錄未存而已。在書院之外，宋代方志中還保存著一些與郡學、府學藏書相關的記錄。方志中一般都設有〈學校志〉，其中涉及到各路、州郡、縣等學校及書院，除了歷述沿革之外，還要涉及到學校藏書。如趙不悔修、羅願纂於淳熙二年（1175）的《新安志》卷一載其廟學「紹興中藏御書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官》、《中庸》、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〈樂毅論〉、〈羊祐傳〉，並法帖、御製〈文宣王贊〉、〈七十二子贊〉、〈損齋記〉，凡四十八卷」³⁰，是對所藏御書的記載。又如談鑰纂修於嘉泰元年（1201）的《吳興志》卷十一為〈學校志〉，稱「學中有官書，淳化二年二月敕賜九經，共六十一卷，他書莫知。淳化年月歲久，散失不全，知州事張澈置書四百二十四卷，又補寫不全書，合新舊書，凡二百六十五部、一千四百四十八卷」³¹，即是對於吳興府學藏書的概述，但未涉及具體書目。又如纂修於寶慶三年（1227）的《四明志》卷二〈學校志〉，記錄御書、賜書、官書部冊數及來源，各分經、史、子、文集、雜書等類，其卷十八、卷二十復分別記錄定海、昌國兩縣學校藏書情況。³²多數情況下，方志中的〈學校志〉並不涉及具體藏書名目，但仍有一些方志對學校藏書進行了完全著錄，這為後人了解宋元時期學校藏書提供了材料，也為目錄學拓寬了進一步研究的空間。

方志中對學校藏書的記載多未分列四部，而是徑自編排。如纂修於寶祐年間（1253-1258）的《壽昌乘》之〈書籍〉下有小序稱：「經史子集皆載道之具，如桑麻穀粟，不可一日闕。升郡後稍稍收輯，度之學宮，而未完也。姑識所藏，

³⁰ [宋]趙不悔修、[宋]羅願纂：《（淳熙）新安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八冊影印宋淳熙二年修、清嘉慶十七年刻本，卷1，頁7611-7612。

³¹ [宋]談鑰纂修：《（嘉泰）吳興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五冊影印宋嘉泰元年纂、民國三年《吳興叢書》本，卷11，頁4732。

³² [宋]胡槩修，[宋]方萬里、[宋]羅濬纂：《（寶慶）四明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五冊影印宋寶慶三年修、清咸豐四年《宋元四明六志》本，頁5013-5014、5229、5246。

以俟來者。」³³分別記錄郡學與書院所藏書籍。其中，郡學之下著錄文獻三十八部，依經、史、子、集順序排序。其集部之書備列《歐陽公集》、《三蘇文》、《杜詩》、《濂溪集》、《晦庵語類》、《經濟文衡》、《性理大成》、《性理四書》、《賦苑叢珠》，其中《歐陽公集》、《杜詩》、《濂溪集》為個人別集，《三蘇文》為多人合集；《賦苑叢珠》無可考，或為賦體總集，或為與《四六叢珠》類似的類書。其他四部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語孟類著錄《晦庵語類》二十七卷，解題稱：「蜀人以晦庵語錄類成編，處州教授東陽潘墀取其《論語》一類，增益其未備，刊於學宮。」³⁴《經濟文衡》是「考亭後學從朱熹文集、奏劄、語錄中採擇全文或片段，分類纂輯的一部專題文獻彙編」，在淳祐十一年（1251）已有刻印。³⁵《性理四書》為周敦頤《太極圖說》、《通書》和張載《正蒙》、《西銘》四書合稱³⁶；《性理大成》在明代有同名刻本，題為「《朱子性理大成集》二十七卷」³⁷。可以推知此四書均為與理學尤其是語錄體相關者。按南宋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已單設語錄一類，列在別集類之後，殆以其實為個人著作，而以語錄實同文章；《壽昌乘》編者將此類列在集部，或亦出於同樣考慮。但此目既未明確標示四部，或其以此類書別為一類，而附於四部之末，亦未可知。郡學之後為書院藏書，共著錄十七種，自《大字古注六經語孟》至《六經釋音》為經部，後列《楚辭注》、《小學書》、《通鑑綱目》、《富川四記》、《晦庵語類》、《興國釋菜志》、《興國祠堂志》、《希賢錄》等，則略顯無序，而未著錄總集。

錢可則修，鄭瑤、方仁榮纂於景定三年（1262）的《嚴州續志》卷四載有書籍之目，序稱：「郡有經史詩文方書，凡八十種，今志其目。」然實際著錄七十二部。此目經、史、子、集次序並不明顯，其中屬於集部之書包括《橫渠

33 [宋]佚名纂修：《（寶祐）壽昌乘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八冊影印宋寶祐間纂修、清文廷式輯、光緒二十三年武昌柯氏息園刻本，頁8399。

34 [宋]陳振孫撰，徐小蠻、顧美華點校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卷3，頁78。

35 見呂振宇：〈《經濟文衡》版本述考〉，《歷史文獻研究》總第33輯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13-214。

36 參見[元]蘇天爵：〈性理四書序〉，陳高華、孟繁清點校：《滋溪文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卷6，頁87。

37 參見〈中庸精舍書籍總目〉，載劉培桂編著：《子思書院 斷機堂歷代詩文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9年），頁87。

集》、《南軒先生文集》、《嚴陵集》、《嚴陵別集》、《釣臺詩》、《釣臺續集》、《釣臺別集》、《皇甫集》、《大字劉賓客集》、《咸平集》、《陶山集》、《徂徠集》、《定肅顏公文集》、《劍南詩》、《劍南續稿》、《江諫議奏議》、《竇氏聯珠》、《省事老人集》、《陳宋集》、《西崑酬唱集》、《唐御覽詩》、《鉅鹿東觀集》、《潘逍遙詩》、《東里詩》、《千巖集》、《七里先生自然庵詩》、《清真集》、《順庵集》、《清真詩餘》，計二十九部，包括了別集、總集二類，而以別集居多。³⁸其中《釣臺續集》、《竇氏聯珠》、《西崑酬唱集》、《唐御覽詩》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均著錄於總集類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總集類另著錄有《釣臺新集》六卷，則《釣臺詩》、《釣臺別集》恐亦是總集。

在元代方志所著錄的學校與書院藏書中，總集並不佔多數。王元恭修，王厚孫、徐亮纂於至正二年（1342）的《四明續志》卷七著錄了奉化州儒學、昌國州儒學、定海縣儒學和杜洲書院的書籍。奉化州儒學書籍為知州宋節任內置到，計有九種；昌國州儒學書籍為同知干文傳任內置到，計有三十一種；此二州書目均有《韓柳文》為總集。³⁹定海縣儒學書籍包括經史類文獻三十種，又有各官儒職助到新置書籍十七種，惟《迂齋古文》為總集。⁴⁰《四明續志》卷八著錄杜洲書院書籍八種，亦無總集。⁴¹又張鉉纂修的《金陵新志》卷九為〈學校志〉，其路學下著錄了書版目錄二十六種，其中只有《樂府詩集》為總集。⁴²

少數宋元方志中記載的學校藏書設置了部類，但均不同於傳統的四部分類法，而是各有變動。馬光祖修、周應合纂於景定二年（1261）的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其卷三三至三七為〈文籍志〉，分書籍、書版、石刻、諸論、奏議、啟、露布、表狀、詩賦、樂府等類，是將圖書文獻與分體文章共著於一志之下，而以「文籍」總括。其〈志序〉稱：「今以建康所存之書，序列於前，其鈔梓者次之，

38 [宋] 錢可則修，[宋] 鄭瑤、[宋] 方仁榮纂：《（景定）嚴州續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五冊影印宋景定三年修、清光緒二十二年《浙西村舍匯刊》本，卷4，頁4382-4383。

39 [元] 王元恭修，[元] 王厚孫、[元] 徐亮纂：《（至正）四明續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七冊影印元至正二年修、清咸豐四年《宋元四明六志》本，卷7，頁6543-6544。

40 [元] 王元恭修，[元] 王厚孫、[元] 徐亮纂：《（至正）四明續志》，卷7，頁6548-6549。

41 [元] 王元恭修，[元] 王厚孫、[元] 徐亮纂：《（至正）四明續志》，卷8，頁6556。

42 [元] 張鉉纂修：《至正金陵新志》，頁5662。

刻石者又次之。」⁴³即所分書籍、書版、石刻三類，是其所錄，乃建康見存之書。此目「書籍」分御書石經之目、經書之目、史書之目、子書之目、理學書之目、文集之目、圖志之目、類書之目、字書之目、法書之目、醫書之目，凡十一類，將御書石經、理學書、圖志、類書、字書、法書（指敕令）、醫書獨立於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外。⁴⁴其中文集之目列文獻一百二十四部，而楚辭、別集、總集著錄略無次序，甚至雜有他類著作。其首錄《先秦五書》，宋元書目均未著錄，疑指五經；外如《諭俗編》、《集韻》、《杜詩押韻》、《張孟押韻》、《救荒活民書》等，皆非文集。其中惟《文苑英華》、《文選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皇朝文鑑》、《三蘇文》、《文海》、《百家詩》等為總集，而與別集相雜廁。其後的「書版」亦著錄各書，雖未標各目，但仍有明顯的四部分類特點。自《橫渠易說》至《釋奠通祀圖》等二十種為經部書版，《諸史精語》至《活民書》等十五種為史部書版，《唐花間集》至《寒山子詩》等十七種為集部書版，《蘇氏道德經》至《小兒瘡疹論方》等十六種為子部書版。⁴⁵然集部中雜有《莊敏遺事》、《棠陰比事》、《松漠記聞》、《江行圖錄》、《李公家傳》等史部書，子部亦雜有《半山老人絕句》、《西山先生文章正宗》、《選詩演義》等集部書。

此外，元人馬澤修、袁桷纂於延祐七年（1320）的《四明志》卷十三為〈學校考〉，其「本路儒學」著錄「書籍」，各類前標經、史、諸子文集、詩集、類書之目，計八十二部。⁴⁶其諸子文集與詩集中所著錄的集部文獻均為別集，而類書中則著錄有《經濟奏議》、《宋朝文鑑》、《續文章正宗》三部總集，可見其是將總集列入類書之中。又《四明續志》卷七〈學校志〉本路儒學列有見在書籍，分經、史、諸子、文集、類書五類，凡七十部，僅類書中著錄有《經濟奏議》。⁴⁷按《經濟奏議》，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總集類著錄趙汝愚《皇朝名

⁴³ [宋]馬光祖修、[宋]周應合纂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卷33，頁1884。

⁴⁴ [宋]馬光祖修、[宋]周應合纂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卷33，頁1885-1888。

⁴⁵ [宋]馬光祖修、[元]周應合纂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卷33，頁1888-1889。

⁴⁶ [元]馬澤修、[元]袁桷纂：《（延祐）四明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六冊影印元延祐七年修、清咸豐四年《宋元四明六志》本，卷13，頁6309-6311。

⁴⁷ [元]王元恭修，[元]王厚孫、[元]徐亮纂：《（至正）四明續志》，卷7，頁6535-6537。

臣經濟奏議》一百五十卷⁴⁸，即此書，為奏議體總集。

最為值得注意的是脫因修、俞希魯纂於至順三年（1332）的《鎮江志》，其卷十一〈學校志〉著錄有書籍目錄，詳分十四類，包括經五十部、四書十二部、正史十部、類史十八部、史評六部、子十一部、集六十一部、類集十六部、論六部、志五部、經說五部、語錄三部、傳記八部、類書十七部，其中「集」所錄均為別集，「類集」則是總集，包括《唐文粹》、《唐絕句》、《百家詩》、《宋文海》、《潤州類集》、《京口詩》、《古文標準》、《觀瀾文》、《回瀾文》、《傳道詩》、《江湖詩》、《南北新吟》、《廬陵文粹》、《名公獻壽詩》、《豫章集》、《盛山集》、《滁陽集》，實十七部，既包括多體選本，也包括分體選本。其後又有書版二十九種，四部次序則不明顯，其總集之書有《迂齋古文》、《京口詩集》、《潤州類集》。⁴⁹此目在書籍目錄中特設「類集」一類以單獨著錄總集，使總集與其他部類文獻分別而不相雜廁。其對文獻的部類劃分，可以說是元代目錄學承續宋代而進一步發展的結果。

宋元方志中所見學校書籍目錄多數不分部類，在劃分部類的書目中，也往往將集部著作並列一類，從部類名稱上著錄多無次序，往往與其他部類雜廁，無從考察其實際的總集觀念。其中，《（至順）鎮江志》所列書籍目錄詳分十四類，且將總集單列為「類集」一類，表明編者對於總集性質的明確認識，在同類目錄中尚屬首次，展現了「總集」類名在目錄學中的更多變化。

三、石刻文獻所見宋元學校書目及其總集著錄

除傳世的官私修書目與類書、方志文獻記載外，石刻文獻中也有見存書目，葉昌熾、柯昌泗均已提及西湖書院、密州廟學與淮安路儒學三種⁵⁰，馬衡復總結此類稱：「書目之有刻石，殆始於宋以後。若房山之遼〈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

⁴⁸ [宋]趙希弁：《讀書附志》，卷下，[宋]晁公武撰、孫猛校證：《郡齋讀書志校證》（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217。

⁴⁹ [元]脫因修、[元]俞希魯纂：《（至順）鎮江志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三冊影印元至順三年修、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，卷11，頁2765-2766。

⁵⁰ [清]葉昌熾撰，柯昌泗評，陳公柔、張明善點校：《語石 語石異同評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），卷5，頁368-369。

記》（天慶八年），後列每次辦經目錄，每十卷為一帙，以《千字文》編號，雖為藏經目錄之大觀，然為所刻之經編目，非徒錄其目者，是猶《唐石經》之後載十二經之目及其卷數字數也。其專刻書目者，如太原之〈宋太宗書庫記〉（宋大中祥符四年），杭縣之〈西湖書院重整書日記〉（元泰定元年），諸城之〈密州重修廟學碑〉（至正十年），皆列其目於碑之陰。其他如隆平之〈程珪初建書樓記〉（大德八年），涿縣之〈涿州儒學藏書記〉（至正十年），瓊山之〈乾寧儒學置書記〉（至正十一年），皆為記藏書之碑，不知其陰有無書目。凡此皆防藏書之散失，勒石以傳之永久者也。」⁵¹凡此均是在石刻碑記中附載書目。

〈宋太宗書庫碑〉已磨滅不存，朱彝尊〈宋太宗書庫碑跋〉尚載碑陰若干書籍。其跋稱：「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，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，在太原府壽寧教寺。碑為風雨崩剝，其半沒土中，歲久盡蝕。文凡二千餘言，僅存數百字，其陰石尤泐。所可識者，有太宗《御製文集》四十卷，又《集》一十卷，《怡懷詩》一卷，《迴文詩》一卷，《逍遙詠》一卷，《至理勤懷篇》一卷。《宋志》載《御製集》一百二十卷，蓋統言之也。」⁵²凡此皆宋太宗別集之作，其後所錄則為圖書書扇之類，則此碑所錄，乃宋太宗御製及所藏書籍、器物，從朱彝尊所記錄來看，未及總集。元代所存者尚有淮安路儒學〈孔廟經籍祭器記〉、〈西湖書院重整書日記〉、〈密州重修廟學碑〉三種碑所附書目。

柯昌泗曾提及〈淮安路儒學經籍祭器記〉，即繆荃孫《江蘇金石記》著錄的淮南文廟所存楊曲成〈孔廟經籍祭器記〉，此記文作於大德癸卯（1303）。繆荃孫注稱：「二層，上層記書籍、祭器數目，凡四列；下層書記文，三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正書。在府學〈宋楚州新建學記〉碑陰。」知其碑分上下，上刻書籍祭器，下刻記文。其書籍載有孔廟經籍六十一部，基本按經、史、集順序著錄。⁵³其中集部著錄《文章正□》、《韓柳文集》、《杜詩解》、《簡齋詩》、《層瀾文》、《南豐文集》、《晦庵文集》、《東坡詩集》、《古文關鍵》、

51 馬衡：《中國金石學概要》下，《凡將齋金石叢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），卷2，頁87。

52 〔清〕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》影印原刊本，卷51，頁1a。

53 〔清〕繆荃孫輯：《江蘇金石記》，民國十六年《江蘇通志》局石印本，卷19，頁30a-33a。

《後山詩集》等十部。《文章正□》殆即《文章正宗》；《層瀾文》八冊即《類編層瀾文選》四集，《中華再造善本》據上海圖書館藏元雲坡家塾刻本影印，與《文章正宗》、《古文關鍵》均屬多體選總集；《韓柳文集》為合刻總集，其他各書均為別集。此目文獻著錄次序略亂，集部除別集、總集文獻外，還著錄了《毛韻》、《事文類聚》、《立朝心印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家禮》、《真氏讀書記》、《篇韻》等其他部類文獻。

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碑原刻諸西湖書院，後遷至杭州府學，現存杭州碑林，載有《書目》並陳袤〈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〉。⁵⁴與一般的書院不同，西湖書院原為南宋國子監舊址，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即是所藏書板書目。此目區別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每部之前均以大楷字標明部類。其中集部著錄文獻二十四部，為《通典》、《兩漢蒙求》、《韻類題選》、《回文類聚》、《聲律關鍵》、《西湖紀逸》、《農桑輯要》、《韓昌黎文集》、《蘇東坡集》、《唐詩鼓吹》、《張南軒文集》、《曹文貞公集》、《武功錄》、《金陀粹編》、《擊壤詩集》、《林和靖詩》、《呂忠穆公集》、《王魏公集》、《伐檀集》、《王校理集》、《張西巖集》、《晦菴大全集》、《宋文鑑》、《文選六臣注》。

此二十四部中，亦有傳統目錄學中不歸屬於集部者，如《通典》為政書，《兩漢蒙求》、《韻類題選》為類書，《農桑輯要》為農書，而《回文類聚》、《聲律關鍵》、《西湖紀逸》也均有類書特點。此目將《通典》至《農桑輯要》等七部文獻統一著錄於集部之初，或表現出對此七部文獻的性質界定仍有疑義。⁵⁵排除此七種文獻，剩餘的十七部中，如《韓昌黎文集》、《蘇東坡集》、《張南軒文集》、《曹文貞公集》、《擊壤詩集》、《林和靖詩》、《呂忠穆公集》、《王魏公集》、《伐檀集》、《王校理集》、《張西巖集》、《晦菴大全集》等為別集，《唐詩鼓吹》、《宋文鑑》、《文選六臣注》三部為總集，《武功錄》、《金陀粹編》則同時收錄史部與集部文章。

在泰定元年刻此目之後，陳基於至正二十二年（1362）作有〈西湖書院書

⁵⁴ 有關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原碑、拓片及見存之抄刻各版本，可參見翟新明：〈石碑、拓片與抄刻：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的三重版本樣態〉，《傳統文化研究》2023年第3期（2023年9月），頁135-149。

⁵⁵ 參見翟新明：〈石碑、拓片與抄刻：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的三重版本樣態〉，頁150-151。

目序〉，稱：「至正二十一年，公命釐補之，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、錢用王率其事，庀工於是年十月一日。所重刊經史子集，欠闕以板計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。……既竣事，公俾為《書目》，且序其首，並刻之庫中。」⁵⁶知西湖書院後來另編有書目，且為陳基所編。但此目之具體內容無可知，極可能是著錄泰定至至正間西湖書院所新刊書版。

《（乾隆）諸城縣志》之〈金石考下〉所錄〈密州重修廟學碑〉，為至正十年（1350）所立，「所購密州士大夫書籍一百一十部，總一千五十三冊，計五千二百三十三卷，書名皆鐫之碑陰」⁵⁷。此目基本按照經、史、集、子的順序排列，經部著錄《周易注疏》至《三書附錄集疏》，史部著錄《資治通鑑》至《紫陽先生東遊記》，集部著錄《陸宣公奏議》至《唐詩鼓吹》，子部著錄《嚴氏詩輯》至《指蒙》，又附碑帖〈狄梁公碑字一帖〉、〈書譜碑字一帖〉。就集部而言，先著錄《陸宣公奏議》至《孟四元賦》等別集十七部，次著錄總集五部，為《文選》、《古文集成》、《皇朝文鑑》、《唐百家詩》、《唐詩鼓吹》，前三部為多體總集，後二種為詩總集，區別較為明顯。

此目在總集之後、類書（《事文類聚》以下）之前，還附有文獻六部，為《嚴氏詩輯》、《五音廣韻》、《詩韻大成》、《古今韻會》、《詩苑叢珠》、《詩宗押韻》。按此六部性質不一，似不得歸屬集部而近於類書。宋嚴燦《嚴氏詩輯》為注《詩經》之作；吳鉉《五音廣韻》，《通志·藝文略》著錄於經部小學類音韻部分；胡繼宗《詩韻大成》，《百川書志》、《千頃堂書目》類書類均著錄二卷；黃公紹《古今韻會》為音韻學著作，熊忠〈古今韻會舉要序〉稱：「同郡在軒先生黃公公紹，慨然欲正千有餘年韻書之失，始稱字書作《古今韻會》。」⁵⁸元人仇舜臣《詩苑叢珠》，又名《類增吟料詩苑叢珠》，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元刊本，傅增湘見及，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子書類書類稱：「前大

56 [元]陳基：《夷白齋稿》，《四部叢刊三編》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，卷21，頁5a。

57 [清]宮懋讓等修、[清]李文藻等纂：《諸城縣志》，《中國方志叢書》影印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6年），卷15，頁431。

58 [元]熊忠：〈序〉，[宋]黃公紹輯、[元]熊忠舉要：《古今韻會舉要》，《中華再造善本》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1。

德己亥顧軒曹輓序。每類首敘事，次故事，次散對，次起，次聯。」⁵⁹知實同類書。《詩宗押韻》未知。按此六部中，《嚴氏詩輯》隸屬經部，後五部均涉及音韻，從其形制，亦可歸於類書，故以此六部應入子部而不入集部。

從元代方志、石刻所存三種學校書目來看，其分類基本依從傳統四部，此或與其官方性質有關。從其集部著錄來看，基本包含別集、總集兩類，又或夾雜其他部類尤其是類書文獻，或與總集、類書性質相近有關，也反映出宋元時期總集與類書著錄之交雜現象的普遍性。⁶⁰

四、結語

相較於官修或私家藏書目錄，保存在類書、方志、石刻等文獻中的書目，基本屬於文獻的「邊角料」，亦即「邊緣文獻」，這主要是因其所依託的文獻形態相對隱蔽，且主要屬於引用書目以及學校購書、藏書、版刻目錄，故其書目本身所著錄的文獻數量亦相對較少。儘管絕大多數書目並未區分部類，而僅僅是將圖書進行簡單排序，但恰恰以此表現出一般知識群體對目錄學觀念的接受程度；少數書目則展現出在傳統四部分類法之外的其他嘗試，並在集部和總集文獻著錄中呈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創新。

⁵⁹ 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卷10，頁708。

⁶⁰ 參見翟新明：〈明前文獻所見類書與總集著錄之交雜〉，《書目季刊》第55卷第2期（2021年9月）。